

1417

1418

斐

然

集

一一

樂

誌

集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李堯棟

謄錄監生臣毛杞

欽定四庫全書

斐然集卷十七

宋 胡寅 撰

寄秦會之

某頃于丙午之冬屢欲進謁既而不果前年侍家君東
行每蒙相公存問而某時有母喪非惟不敢趨伏屏著
亦不敢輒具書尺惟是向慕感激之誠至今何嘗不在
左右也自相公均逸于外而謀奉親閒處迨此暇日可

以曳裾齋閭少聆道義之誨以自警策而吳楚相望緬
焉數千里有志未遂增以馳結是用伸布竿牘少見區
區近世以來邪說暴行橫驚于天下三綱九法浸以湮
滅相公見危授命于二聖北征之日事君以道于羣枉
連茹之時主張斯文領袖當世真得古者大臣之義矣
其于放淫詎訛正人心息邪說使斯民不淪于異端曲
學乃天下所以俟望于相公者也側聞閉戶讀書討論
大業動心忍性以承大任之降德譽日新有識欽嘆而

某竊有疑焉蓋謂相公微信佛說手抄華嚴經八十卷
終歲而後畢則未知鈞意之所存也佛之為道蓋以大
倫為假合以人世為夢幻其辭善遁而不稽實理從其
教者必棄絕君親掃除人事獨以一身處乎山林之下
皇皇然以死為一大事凡慈孝忠順之屬殺身成仁舍
生取義扶持人紀為生民之大經者自彼觀之猶露電
泡影空花之過目耳其為世害蓋甚于莊老之獎清談
之晉也自臨川王氏以二教之似亂周孔之實天下靡

然化之判心迹二言行臨難忘義見得忘恥高言大論
詆訾名教謂劇秦美新為達權以歷事五代為知道其
效至于風俗大壞戎馬長驅國君遠行宗廟荒圯中原
板蕩逆賊亂常學士大夫拱手圍視不以繫于心以為
是固然耳至其甚者又或臣敵庭拜仇人廢君篡國安
行而不顧夷考其平昔則未必非誦經持素歸向空門
禮佛參禪非笑孔孟之人也此豈非以大倫為假合以
人世為夢幻之禍與相公蹈方秉節正色立朝捐一身

表萬世君臣之義而得政日淺施設未究一日聖上寤
想忠赤追鋒圖任縉紳之責望者益備聖上之期待者
益深則相公于格天之術業當盡明也于遜世之賢材
當盡知也于奸慝之情狀當盡窮也于恢土宇除讐逆
之方略當盡講也凡此乃皋夔伊周所以相其君而鄒
魯先生所以詔後世非竺乾以寂滅為樂者所能知也
是宜求之六經考之前史而相公任重道遠當潛心而
措意者也彼香水海妙高峯徧叅互攝之寓言曾何足

進乎往時嘗見觀文李公與故相吳公書論華嚴與大
易無二其詞宏辯固難窺測而某竊欲置議曰三代而
上聖賢繼出天下大治不以無佛而闕典也及漢魏而
後佛說浸淫乎中國聰明才智之士尊而信之者蓋有
其人矣而拯溺救焚出生靈于塗炭者不在何充謝廣
王縉之流乃在乎諸葛武侯東山太傅李唐之狄相本
朝之寇公蓋三綱九法之所恃以存何嘗讀非法之書
而後能也方欲請決于李公而李去長沙某也于心終

不釋然今又聞相公日進常珍間以異饌竊恐嗜好有
以移天下之正味使無父無君者崇尚佛乘益歸于性
空遺累之習謂蹈方東節如相公猶有取焉則于自任
天下免民塗炭之意毋乃終始本末不相符乎某未獲
瞻望履舄而輒進瞽言者誠以相公好善虛懷山藏海
納某不敢自以其言為不善急于輕千里而告也願畢
其辭則俟他日惟相公有以教之敢冒鈞嚴伏深悚懼

寄張德遠

竊承大府久次長沙以重兵厚賞脅降水賊遂通兩湖之道絕外連之株悉意防秋無所牽制國勢幸甚此本郡縣之任一將之功昔者失計耳不足為相公道也然既降之後若給還牛具與之田土得良守令拊循之免三年租賦庶不復為賊而弔守輩非愷悌之人也其間可為兵者習熟江湖便利宜因其舟楫自作一軍付之別將然近世鮮有肯強本制末之勢而徇情憚衆從而封養疽癰者則有之矣願相公及此事會改易郡守監

司若皆如張鬻柴武則非特人無議論必有綏輯之功也昨見程千秋乞不以有無諸般拘碍辟差縣令一次所謂諸般拘碍者詐官員犯不敢赴銓者也而使之為民父母某意不謂然即嘗奏乞令下千秋慎選及是者左相曰無人願就處不如是誰肯往且督府已行矣關照而已事遂寢夫以人所不願往尤宜加意而使有拘碍不可授任之人而委之某以是疑相公欲平賊之速而忽于使民不為平賊之本也民叛與兵叛不同如虔賊

向來岳飛非不討殺亦有已見淨盡之言終不能絕尚跨四路出沒何也州縣非其人歸業不可寧為寇耳水寇本緣政煩賦重加以任人速之一日兩郡響應所欲殺者五等人以官吏為最獨免執耒之夫其心可見矣一叛之後梗塞數路首尾六年塗炭良民失陷歲入及行師用兵之費不知幾何若州縣自初一一得人豈其至此已往不可及來者猶可追願相公加意而圖之自古英豪治殘破之後未有不減州縣及官吏文書者靖

州久合仍舊為渠陽砦前已具聞鹽香常平悉當權廢
諸司事兼委一漕一憲不啻足矣縣止須一令一尉官
省則事省而費寡民可安居矣今天下之所共患者外
雖有讐敵叛臣內則有握重兵難馭之將帥謀臣策士
思所以善後之計未有得也昨來呂相國以私怒減降
親衛之兵迄今不復日以稀少而勁卒利器良馬盡歸
諸大將名為神武軍其實恩威不出于天朝誣上行私
自植形勢其智術不施之于敵仇而施之于朝廷虛增

軍數以取糧帛詐為北討以規器甲求無不得言無不
聽自副貳而下徧置私人軍屯所臨盡奪公家之利令
之不受禁之不止功小而賞大有賞而無罰政使國有
宿儲民有餘力歲無水旱之變坐贍大費將何能久以
是為安乎而況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仰食一不足
禦寇一不勝非倒戈向內則曳甲北走不然散為盜耳
必至之理也所幸尚有諸小校分統之兵可以自朝廷
指蹤今聞祁超一軍又為岳飛所併而任士安吳錫郝

晟王宗等飛盡欲得之飛本忠義自立初不若是有所
效而為之也昨來王瓌討賊無狀其軍併之韓世忠夫
主將不善易之可也何乃與其衆而分之祁任之事則
又甚于此矣以是計之水賊之勝兵與其戰艦未必全
歸朝廷而其牛畜未必散之耕種也自建炎初載黃相
國用招安之策流毒九年盡變祖宗軍政使天子無自
將之兵天下岌岌相公不有更制二患仍在則無惡乎
議者之紛紛也昨蒙教賜似以軍民為二道厚于軍而

薄于民欲棄五穀養生之具而日進鴆酒烏喙竊惟精忠遠識四海仰望固非愚者所能窺測而舍已用善以勤攻闕失為平定之方則相公有意于孔明之烈某辱知最舊敢不以董幼宰徐元直自處每事十反期于有補乎

寄宣撫樞密

去九月扈從至平江朝廷懲維揚之禍日謀遠徙私竊以為不然夫維揚蓋由謀之不臧而非為避之不早也